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剛反唐

第一回 兩遼王安葬白虎山 狄仁傑拒色臨清店

詩曰：開卷遺篇演大唐，忠良奸佞詐和賢。
巍巍薛氏留青史，幹藝皇家取後綿。

這部書，乃是薛剛大鬧花燈，打死皇子，驚崩聖駕，三祭鐵丘墳，保駕廬陵王，中興大唐天下全部傳記。話說征西元帥兩遼王薛丁山，同夫人樊梨花，平了西涼，擇日班師回朝。先一日，親唐國王納羅排筵餞行，眾功勳皆在席飲酒。飲至半酣，內有秦漢、刁月娥夫妻二人，出席走至樊梨花面前，稟道：「師父臨下山之時，吩咐道：西涼一平，叫我夫妻二人仍回雲夢山修真，不受紅塵之福。今當拜元帥夫人，即要回山去了。」樊梨花道：「你夫妻二人，應享清福，與天地同朽。既立心要回山去，也不敢相強。但我們俱是宿債未完，不知何日方能脫此勞碌矣。」又見唐萬仞叫聲元帥夫人道：「我已死二〇九年，蒙九天玄女娘娘復救重生，則此身已是化外之身，今當拜別元帥夫人，往鸞鳳山修真學道。」樊梨花許允。

座中竇必虎對秦漢道：「師弟，你好造化，夫妻回山修真學道，就苦了我了。」秦漢笑道：「師兄，我萬不如你夫妻二人。同在皇家，做了平西侯大將軍，永鎮鎖陽城，穿好吃好，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，何等威風，何等快活！且是年年這西域一百餘國去長安進貢，從你鎖陽城經過，那一邦不送你禮物，那一國不看你的號令？真真威風無比，快活無窮。怎似我夫妻二人，回山去吃的是淡菜黃韭，穿的是百衲布衣，閒時丹房煉丹，忙時桃園種菜，挑水打柴。若此比你，差一萬倍了。」程咬金聽了二人之言，不覺笑道：「我看世上的人，如同做夢一般，若要比到萬仞兄與秦漢夫婦，真真是千萬中不能得有一二。萬仞兄他們偏些晚輩，都不曉得，你我是曉得的。只說我們弟兄四人，昔年少壯之時，在山東濟南府賈柳店刺血會盟，起手反山東，劫府獄，占瓦崗寨稱孤道寡，首先倡亂，掀翻了大隋天下。又弄出〇八邦王子、六〇四路煙塵，分據州郡，各自稱尊。直至先帝太宗晉陽起義，西定關中，招納我們一班朋友，親冒矢石，南征北討、東蕩西除，血戰九年，平一六合，方成一統江山。到今日吾主已亡，四〇個好朋友，都死得乾乾淨淨，惟有一個謝成癸成了仙，萬仞兄死而復活，得志修真，如今止有一個老人徐茂公尚健，還有我這老不死活在這裡，終不知怎生死法哩！回想起來，人生於世，如同一夢，到不如逍遙自在的快活。」萬仞道：「知節兄，你乃是紅塵中之福將，名垂千古。就是那一班眾弟兄，人雖死了，亦流芳百世，如同不死一般，如何說得似夢？」眾人聞言，無不歎息。酒罷，秦漢、刁月娥、唐萬仞拜別起身，眾人一齊送出鍋底城，灑淚而別。

次日，樊梨花下令班師，親唐國王率領文武，送出城〇里而回，大兵奏凱還朝。不想路上柳太夫人得病於接天關，醫治不痊死了，薛丁山、薛金蓮一班舉哀，收殮入棺，扶柩到白虎關。薛丁山要將父母靈柩扶回山西絳州祖塋安葬，樊梨花忙道：「不可！絳州土薄，殺氣甚重，若葬在絳州，日後公婆靈柩決難保全。此地有一白虎山，極好風水，若葬於此，千古不朽。」丁山依言，擇日將仁貴夫妻之柩，葬於白虎關東白虎山，山上立廟，墳側留人看守。樊梨花善曉陰陽，他早曉得後來薛剛大鬧花燈，踢死皇子，武則天有旨，凡薛氏墳墓，盡行掘開，暴屍拋骨。仁貴夫妻幸無安葬於此，得以全免，此是後話不提。當下安葬已畢，大兵起身，一路奏凱回朝。

再說先王太宗皇帝貞觀〇一年，大開科舉，以孔穎達為主試，於志寧為監臨，遍行皇榜，招集天下士子。其時山西太原府河陽縣，有一人姓狄，名仁傑，年方二〇三歲，生得丰姿俊雅，學富五車，其年別了雙親，帶個小廝，上京應試，一路而來。一日行至臨清，天色已晚，主僕二人投了歇店。這店中屋後只有一間幽雅書房，僅容一張牀鋪。吃了夜飯，只得著小廝在外房安歇，狄仁傑獨自無聊，閉門對燈看書。

到了二更，忽聽房門開響，走進一個女人來。仁傑抬頭一看，見那女人生得身材楚楚，容貌妖嬌，秋波一轉，令人魂銷，心內吃了一驚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只得起身施禮道：「小娘子黑夜至此，有何見教？」那女人微微笑道：「賤妾青年失偶，長夜無聊，今幸郎君光臨，使妾不勝幸甚。」仁傑見他花容月貌，不覺動起慾火來，即欲上前交感，忽又轉想道：「美色人人所愛，但是上天不可欺也。」遂對那女子道：「承小娘子美意。但想此事有關名節，學生斷不敢為。」那女子走近前道：「郎君此言，是以賤妾為殘花敗柳，不堪攀折。但妾已出頭露面，尋你一場，不得如此，豈可空回，望君憐之。」道罷，雙手把仁傑樓住。仁傑此時慾火難禁，又欲相就，忽又想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」忙把身子掙脫，上前去拉那房門，一時性急，拉不開，無計脫身，假說：「小娘子美情，我非木石，能不動心！只有一件，不敢侵犯小娘子貴體。」那女人道：「郎君正在青春年少，卻為那一件，不肯沾連賤體？」仁傑詐說道：「身患惡瘡，爛了三年，好生之物，已不週全，何以取樂於小娘子乎！」那女子道：「郎君的疾，妾亦不敢相強，情願與君共枕同衾半夜，妾願足矣。」說罷，雙手搭在仁傑肩上，粉臉相親。此時正有許多風月，仁傑意欲動心，又想到上天不可欺之句，即道：「此事不可，不可！」口內雖說，而淫心往往轉動，幾次三番，拒絕不脫，心中忽又想到：「如此美女，若一旦於此不肖之事，倘此女死後，其屍腐爛，萬竅蛆鑽，臭不可言。」心中這一想，淫念頓息，把那女人兩手脫開，說道：「小娘子，我有四句詩，寫於你看，然後同睡。」那女人見仁傑應允，立著不動。仁傑遂取筆在手，題詩四句。詩曰：

美色人間至樂春，我淫人婦婦淫人。
若將美色思亡婦，遍體蛆鑽減色心。

女子看罷，雖然識字，不解其意，請問其詳。仁傑道：「人人這點好色之心，不能禁止，雖神仙亦不能免。但是上天難欺，有壞陰鷲。我見小娘子杏臉桃腮，朱唇玉頸，就是鐵人也要銷魂。這點慾火，那得能滅，滅而復發，如此者三，若有三位美人，已敗三人之行矣。今只把小娘子作死過之人，一七已過，萬竅蛆鑽，臭氣逼人，淫心頓消。若小娘子還有慕我之心，亦只好把我也比作死過之人，想到遍體蛆鑽，一堆枯骨，任你容貌蓋世，此火斷不能生矣。」那女子聽了這一席話，一想，忙拜於仁傑前，口稱：「郎君，妾要去此邪念，亦非一日，只是慾火難消。如今聽了此言，如夢初醒，終身記念不忘，可為半世節婦矣，全賴郎君金言，今當拜謝！望郎君勿以妾之醜態所泄，終身感戴不朽。」拜畢，出房而去。

仁傑見那女子去了，心中大喜。又恐那女子轉來，聽得金雞三唱，急叫小廝進內收拾行李，算還店錢，到前面人家梳洗吃飯而行。正是：舉心動念，天地皆知。再聽下回分解。